

秘密天堂

「英」基蒂·菲茨杰拉德 著

李海 苏凌云 刘洋 译

Pigtopia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秘密天堂

Pigtopia

[英] 基蒂·菲茨杰拉德 著
李 海 苏凌云 刘 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天堂 / (英) 菲茨杰拉德著; 李海, 苏凌云, 刘洋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91-9007-5

Ⅱ. ①菲… ②李… ③苏… ④刘…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981 号

Copyright © 2005 Kitty Fitzgera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3-521

秘密天堂

[英] 基蒂·菲茨杰拉德 著 李海 苏凌云 刘洋 译

总 策 划 张 明 闫青华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特约编辑 李瑞瑞 沈丽凝

营销编辑 潘瑶倩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6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007-5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3—59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献给凯特琳和彼得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爸爸是一头肥猪	1
第二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21
第三章	猪洞府	32
第四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38
第五章	一头小猪的命名	43
第六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55
第七章	威士忌时间	61
第八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75
第九章	关于猪的一切	83
第十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99
第十一章	普兰姆太太	103
第十二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117
第十三章	记忆中的猪头爸爸	127

第十四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144
第十五章	蛞蝓和蜗牛	151
第十六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176
第十七章	萨曼莎带来的麻烦	186
第十八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196
第十九章	外出活动时间	201
第二十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211
第二十一章	洞府内的休憩	216
第二十二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225
第二十三章	萨曼莎回来了	230
第二十四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245
第二十五章	事情在逼近	251
第二十六章	霍莉·洛克的世界	262
第二十七章	洞府的时间不多了	266
第二十八章	萨曼莎的报复	273
第二十九章	诀别	281
致 谢		289



第一章

爸爸是一头肥猪

妈说爸浑身都像猪——猪身子猪脑子，就像一头刚从粪肥里打滚出来的大肥猪，发蛮力把她按倒在地，等传宗接代之事已毕，就优哉游哉地溜达到远处的地里去了。她诅咒个不停，说在他骨头突出的脊背上长着一长溜浓密的黑毛，而在他刚硬的鬓毛下面，则是一层白乎乎的绒毛，一看就是个畜生样。但我所记得的却不是这么回事。记忆中，爸爸的夹克紧靠我的猪脸，惹得我发痒，他有一双干燥而有力的大手，手腕那儿爬满了金黄色的绒毛，笑声响亮而跌宕起伏，如音乐一般。爸身上唯一像猪的地方，就是当他歪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时发出的哼哧哼哧的打鼾声。在过完十二岁生日之前，我还记得爸，打那以后，爸爸就没了。妈说我的头粗壮得像一头猪似的，因为爸爸就是头猪。她说我的脑袋里尽是糊状物，就和猪泔水一样，原因还出在爸那里。

每逢喝得醉醺醺的，她就叫骂道：“你爸他是个屁用不顶的猪头，猪头中的猪头。”

在我岁数还小的时候，妈会把我剥得赤条条的踩倒在椅子上，在我身上查找黑毛和淡白色绒毛，之后，她会使劲搓我的皮，要把上面的细毛搓下来。有时候会把血给搓刮出来，但为了不惊动她，我只能在枕头和套头衫里偷偷地淌泪水。猪孩的声音从来就不讨人喜欢，而自从猪头爸爸不在之后情况就更加讨厌了。

妈妈说我像猪，我觉得这还真让她给说中了，因为我的头既胖乎乎的又扁歪歪的，嘴巴长得像猪吻，也重得像猪吻，眼睛就像两块煤屑。虽然身上没长猪蹄和打卷儿的猪尾巴，但我有时却会“扑通”一声跳进猪群，和我喜爱的小猪仔撒欢地四处乱跑，因为它们是我同族的兄弟姐妹，还因为它们无条件地喜欢我。很久以前，我做过一些梦，梦见自己有了一条货真价实的猪尾巴，上面长着短而硬的鬃毛，它嗖嗖地挥舞和颤动着，如猪孩手掌中小鸟的心跳一般。

猪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碍，一听到某些声音响起或气流旋动，我们的眼神都会汇聚在一起。后蹄猛地一拍表明猪很紧张，前蹄轻快地一划则是高兴的意思。喷鼻声和抽鼻子则各有特别含义。喷、抽鼻子时间的长短，音调的高低，低音还是鼻音，都各有不同的意思。我用我的招风耳听到了它们的忧伤。我分享它们的喜悦，而它们把深情爱意馈赠给我。

杰克·普兰姆^①是我的大名。爸爸说这个名字清脆又香甜，就像新摘下来的苹果。但我十有八九是妈妈不能走路的罪魁祸首。是我害得她双腿摇晃，背部痛得一刻不停，那感觉就如同老鼠在嘎吱嘎吱啃骨头一样。但我最大的罪过在于分娩的时候首先出来的不是头，而是屁股。我的胳膊肘弯在一起，两只小拳头卡在额头那里，阔大的脑袋撕裂着肉，猛搅着内脏，出来后像饥饿的幼崽一样咬住她的奶头不放。妈妈说，我甚至连哭都不像其他婴儿，只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咕啾着哼哼，从三个月大的时候起就四肢并用到处乱爬了。

在硕大脑袋的某个幽深的地方，我至今仍能听见爸爸唱过的歌在回响。这些歌曲讲述的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猪会飞翔的年代的故事。歌词中提到，那时有巨人行走在大地，受苦受难的小人儿们因一场滔天洪水而得救。爸爸的歌声低沉幽深，幽深得有如农夫科顿远处地里的老井，他的歌同时也酸溜溜的，酸得好像柠檬包奶奶和耶稣同在之前经常搅拌的酸奶的味道。我的猪脑壳里还残存有爸爸的一丝声音，无数个夜晚，当我辗转难眠或是我困惑的猪脑找不到一丝安慰的时候，爸爸的声音就会轻摇着我入睡。

^① 原文Plum在英文中是李子的意思，故能给人香甜的感觉。

柠檬包奶奶和爸爸同属一个家系，在我们家自然也就不受待见，于是就常能听到妈妈那张刀子嘴骂个不停。当爸爸说柠檬包奶奶要到家里来一趟的时候，妈就会用一副苦大仇深的口气叫骂道：“她也是头野猪，一头疯母猪。”这时，爸爸就会垂下他那张愁云密布的脸，一边使劲地咬着嘴唇，直到咬出血来。我则在一旁观看着，暗自许着愿——但愿爱意会神奇地出现在他们中间。

在爸爸外出干屠宰活的时候，妈妈就会对着我的猪耳朵喋喋不休地吐着恶毒的话。她那些恶言恶语塞满了我的耳朵，就像爸爸抹在早餐吐司上的黄油那样厚实黏腻。每当这时，我就封住心里面的耳朵，想象着进入了另一个地方，在那儿，她的声音微弱得如同高高的棚屋屋顶上的雨点声。有时，在那个想象中的地方，我会看见亮红色的火焰在她头顶上直冒。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向我解释了妈妈乖僻性情的由来。他说到了自怀上我后就一直困扰妈妈的疾病，还说妈怎么也不愿意去看她一贯憎恶的医生。爸爸把妈的情况称为抑郁症，但他让我千万记住一点——不要因妈妈的恶毒脾气而受伤或烦扰，因为妈的那些烦心事并不是我造成的。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人们的说话方式的确是各自迥异的。如果那些话是从嘴角喷溅出来的，那就十有八九是火气直冒的话，要么就充满了怨恨和痛苦，但假

如话是从口腔正面自然流淌出来，它们大多是真话和好话。

经常，当爸爸干完白天的屠宰活回家，妈妈就会尖声大骂，说他身上散发着“死亡的恶臭”，还呼他为“活瘟神”，叫他从她身边走开。每当这时，爸爸和我就会知趣地离开，到下面的地窖陪我玩火车头玩具。爸爸早就在地窖里造了一个淋浴间，里面还摆了一个橱柜，用来存放干净衣服。在擦洗地面的时候，爸会打开收音机听歌，而我则独自一个人管理那些玩具火车的铁轨和火车站事务。有时候，上面会有声音哧溜滑下来，那是妈妈电视机里的声音，隔着地板传下来，偶尔的偶尔，我们会听到妈妈在笑。这时我和爸爸会互相拍手拍得啪啪响，因为总算出现了一丁点给生活带来希望的好事。

爸爸在离去之前曾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好了计划。那时他就已着手挖掘出一个给猪儿们住的洞府，从地窖开始挖，一直通往帕蒂斯森林的外围。这个计划将会是一场“巨大的历险”，爸说我们俩将肩并肩地完成它。我也出过力，帮助爸把一面墙给砸倒了。我们像矿工那样在漆黑的土里挖地道，像鼯鼠那样冒出头来嗅气味。一切都在完全秘密地进行着，当妈妈外出或是喝了威士忌睡的时候，我们就用旧毛巾包裹着锤子和镐偷偷地干活。爸爸一直梦想着饲养自己的小猪，而不是像在布兰迪斯肉贩那里用他那亮闪闪的锋利刀具将猪剁成一块块的。他说他已经腻烦了

为人们的锅碗瓢盆剁猪肉和猪骨头了。他的愿望是造就活生生的事物，看着幼小的猪崽在他的帮助之下茁壮成长成为高大的公猪和母猪。

在我们艰苦干活的当儿，爸爸会唱歌给我听，或是告诉我一些有关生活的新鲜知识。我就是这样了解到爸的过去。他曾在一座名为伊甸园的山谷那儿的农场里长大，爸爸称那个地方为天堂。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杰克，我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家中的田产要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传到我手上，所以我就学了屠宰活。”

从爸的嘴形，我看出他对此是后悔的。当我在无边的深深黑夜里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叫做伊甸园的山谷，并想知道爸爸的那些兄弟和那块地的事情。我为自己许愿：有一天我将去往那个地方，找到在那儿幸福地活着并招手欢迎我的爸爸。

某一天的午夜时分，一整天的挖掘活干得我们双手酸痛之后，爸爸把我带到了农夫科顿的养猪场，准备让我骑上一头大母猪。他之前曾告诉我我驭猪的事情，他早看出我很想见识一下并亲身体会一把。我一点也不害怕紧挨着我裤腿的长满刚毛的猪身子，暖烘烘的如同牛油布丁，而布满绒毛的猪尾巴正是我梦想中

的那个样子。爸爸教我怎样触摸猪耳朵来掌握方向，又怎样通过轻夹双膝让猪停住或转弯。他还用柔软的紫色丝带穿过一个小铃铛挂在母猪的脖子上。在我骑着猪嬉戏玩耍的时候，爸爸一路跟在我们身边跑，边跑边唱歌，猪儿们都爱听爸爸那些好听的歌。小铃铛也像小鸟一样鸣啾个不休，我的垂耳里满是欢快的音符。

爸爸离去时留下的那些屠宰工具都包裹在油腻腻的脏布里，散发出一股混合着血腥、唾沫和陋巷里的泔水的气味。为了他回家的那一天，我时常维护那些工具，把它们擦洗得干净而锋利，并收藏在一个猪接触不到的地方，这样它们就不会担心“末日”的问题。与人类长住在一起，我也像他们一样学会了隐藏杀机。

在爸爸过了很多天都没有回来，而妈妈又在叫嚷着说他已“头也不回地抛弃了我们”的时候，我决定完成爸爸的计划。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但最终我单枪匹马建成了猪洞府。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对着泥土和石头我汗流浹背地不停地挖啊、建啊。我经常会在从土壤层里挖掘出来的小动物骨骼旁边徘徊，竭力揣摩它们的形貌，推测它们生前的情形以及是怎么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外出找到正在施工中的房屋，从那里收集水泥、砖头、木头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但曾看见爸爸使用过的东西。我还造了一架小推车，就像小马拉的那种

马车，用来装运要扔掉的或是借来的东西。我盖起来的有些东西不合规范，外形和棱角都怪丑陋的，但我竭力摸索建造的方法，按照爸爸画在练习本上的草图来施工。

正是在这些夜晚我逐渐熟悉了人们向里面扔废物的大铁箱子，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大铁箱子名叫“罐车”。这段时间我开始从垃圾箱中翻捡东西，那些人们扔掉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有用。我像呜呜叫的胡须满面的公猫那样出没在黑暗的街角，而我也确实为猪洞府寻回了不少宝物，其中有人造草皮、假花、亮闪闪的彩纸、装饰用的气球、铁桶和各种尺寸的碗。

妈妈至今还不知道有猪洞府这回事。她仍以为我在地窖里玩我的火车，而困在轮椅上的她是没办法下来的。对此，我是满意的。那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地方，我从帕蒂斯森林溪流那儿引过来水源，水波在旧水管里潺潺作响。里面装饰了我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人造草皮、假花和小铃铛。那些铃铛是过去爸爸装配在猪身上的，防止它们夜间外出到树林和 waters 嬉戏的时候走失用的。

我第一年养的头一批猪，是从农夫科顿那里偷偷借过来的早猪苗，但我第二年就全数返还了，还多送了一头母猪。刚开始的时候，遇上小猪死掉的情形，我就把它们的尸体放到科顿的猪栏里，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对死掉的那些小猪，我会和幸存下来的猪群一起为它们唱一些特别的挽歌。农夫科顿有一辆又矮又重

的卡车，他会在卡车两侧铺上板条装运活的或死的牲口。我不知道他是否对他的猪口数量的变化有所觉察，但如今我已岁数不小了，也送走了很多猪仔，不过弗雷娅^①，我所有猪儿中最棒的一头母猪，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小猪。它自己铺好了一个用来产崽的猪窝，它会喘着粗气发出呜咽的声音，而这时，诺爵，未来猪仔们的爸爸就会呼哧着走近，用鼻子蹭一蹭弗雷娅，叼来新鲜的草放在它嘴边，使它舒服自在些。

从爸爸的多次谈话中我得知了所有这些育猪知识。自蛮荒时代起，母猪就和它们自己的女儿以及其他母猪过着群居的生活。人类把它们称为“野猪群”，但我更喜欢“猪部落”这个说法，因为它显示着凝聚力。很多代的猪群共享一块领地，共同养育着后代。爸爸还讲过新生猪崽的另一件趣事：它们会在猪妈妈身上找到一个奶头哧哧吃奶，而且每次吸的都是同一个奶头。

现在的弗雷娅正值盛年。我曾见识过小猪吃奶是怎么一回事。看那头正在吃奶的小猪！弗雷娅发出了混合着痛苦和喜悦的尖利叫声，而诺爵对自己第一个猪崽的蠕动蜷曲的形状感到困惑不解，它舔舐着小猪，将它拱到弗雷娅的奶头底下，直到母猪南希把它从部落里赶出来。它被呼噜一下赶了出来，好样的弗雷

① 弗雷娅 Freya 是古斯堪的纳维亚爱与美的女神，弗雷的姐妹，此处作者用作母猪名。

娅。她知道事情必须得这样。

在头顶上的屋子里，妈妈闷坐在轮椅上，孤独而气恼，她没有哪天不气恼的。她用一根粗棍子敲打着地板，把地板敲得砰砰作响，这是唤我上去照顾她。我假装没听见，一直等到弗雷娅喂饱了六头小猪仔。妈妈开始咆哮起来，棍子的“砰砰”声仍一如既往，从她嘴角斜溅出来的咒骂声扑面而来，我必须上去了。

“得走了。”我对弗雷娅说道，因为小猪儿们需要知道我的行踪，需要知道我会返回的。“很对不起，晚点过来。嗯。好了，大家都安静！就像大雪天，像叶子坠落、羽毛飘舞那般安静。”弗雷娅发出了心领神会的哼唧声，诺爵则用鼻子把我向楼梯那边拱着。

当我在下面的时候，妈妈料想地窖里肯定是闹哄哄的，但其他时间肯定不行，因此猪儿们都知道我走之后要保持安静。真是又聪明又体贴的猪。而妈妈呢，满身的暴戾，一味地责骂我。

“没用的东西，”一看到我她就骂道，“想找你的时候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不想找你时却老是在面前晃悠。”

妈妈的眼神在喝酒之后更显戾气冲天，不像猪的满含亲近之意的友好目光。每当我不够机警，她就会深深地伤害我，这是她的一贯作风。多年以来她就完全待在屋子里，从不出去。新鲜

空气压根触不到她，我也受不了她身上的恶臭味。在她喝醉酒睡觉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窗户啪啪打开，让清新的空气涌入，带来花草的香气和远近各处人们的私语声。

有一两次，我见到妈妈在竭力克制着她的绝望情绪，我知道，所有的过错都出在我身上。这些时候，我的舌头真的会拉长，想把气息永远屏住。这就是恐惧，爸爸曾说过。在妈妈的周围，我的嗓子从来不能正常地发声，我的猪脑壳里也从来不记得有这回事。但我仍试图说出一些话来缓解妈妈的苦恼。

“你……你……又……又……在……喝……喝……酒，”
我说道。

一如往常，我大声说的话自打一出口腔进入妈的屋子或外部世界就会全部中断、破碎得不成样子。我的猪嘴就是没办法把话说好，嗓子眼那里干燥得如同沙漠里的风暴。在硕大的头脑里，那些话听上去很正常，甚至能言善辩，但一当它们冲到出口处，就全部扭曲走样了。

妈妈哼着笑了一下，连空气也似乎打了个冷战。“给我上茶！你看看钟！早就过了喝茶的时间了。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嗯，你是存心的，是不是？”

她用那根粗大的棍子向我戳来，但幸好我反应迅速。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躲避拳头和家伙。我开始给妈妈泡茶，没和她